

民国风流

刘诚龙◎著



文字霸蛮 “湘”当韵味

“百家讲坛”常见 《人民日报》有评
见识若老吏断狱 文采如新硎飞刀

历史教科书上没有的
民国文人宦海风波、奇闻异事、文坛韵事大合集

蒋子龙、王跃文、十年砍柴、余世存等

联合推荐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民国风流

刘诚龙

著

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 广州 ·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民国风流 / 刘诚龙著. — 广州：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9. 1
ISBN 978-7-218-11387-6

I. ①民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杂文集—中国—当代②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76244号

MinGuoFeng Liu

民国风流

刘诚龙 著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：肖风华

选题策划：李 敏
责任编辑：李 敏
装帧设计：刘焕文
责任技编：周 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：广东人民出版社（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 邮政编码：510102）
电 话：（020）83798714（总编室）
传 真：（020）83780199
网 址：<http://www.gdpph.com>
印 刷：广州市浩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：787 mm × 1092 mm 1/16
印 张：14.75 字 数：230千
版 次：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
定 价：4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（020-83795749）联系调换。
售书热线：（020）83791487 83790604 邮购：（020）83781421

《民国风流》是一部写民国及其以后人物的杂文随笔集，书稿分为两部分。一是：民国现象有看头，内容主要是对清末民初的学者文人“面上”进行扫描；二是：当年国士个个牛，内容主要是对民国学者文人“个案”进行解读。

民国以来的学者文人及一些从政者，在中国历史上占有很独特的位置，人称“民国风流”。与一些描述民国人物与社会的著作不太相同的是，作者有其不同流俗的民国史观，对民国其社会、其人物能做平心之论，既不因对某人的崇拜而饰其短，也不对某人的异见而掩其长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与不同的侧面知人论世，写出了不一样的“民国风流”。

《民国风流》是由数十篇独立文章结集而成，从鲜为人知的史书里找出了新材料，从人所共知的故事里辨析出新见识。作者笔下所写的都是历史，心中所装的全是现实，在对历史的感悟中包含着对现实的忧患、关怀、思索，富有激情却不偏激，匡时救弊，富有正能量。笔调亦庄亦谐，擅长“高级黑”，擅长“春秋笔法”，用今语描绘古人，用今语解读古事，在让人津津有味品读故事的同时，也促人掩卷敛眉，生发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层思考。

目录 · CONTENTS

第一辑 民国现象有看头 001

001/ 那些去留学的大师们	021/ 里通外国而里恨外国者
003/ 当年武大没教授	024/ 几颗“吓弹”炸故宫
005/ 校长握过你的手吗	030/ 民国糊涂蛋
008/ 民国教授打分数	034/ 红袍加身
013/ 清末多荆轲	037/ 一块钱事件
016/ 洋考成果是洋相	042/ 袁世凯出书

083 第二辑 当年国士个个牛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
| 045/ 蔡锷来革蔡锷命 | 083/ 好歹上了《清史稿》 |
| 049/ 一辆自行车 | 087/ 林纾自抬杠 |
| 好难穿过上海滩 | 091/ 保皇派保底人性 |
| 052/ 民主的危急时刻 | 094/ 太炎先生二三事 |
| 057/ 民国的桌子 | 098/ 日光族首苏曼殊 |
| 060/ 民国的饭局与政局 | 101/ 风流自有苏曼殊 |
| 067/ 学学术自由 | 104/ 想来还是学问长 |
| 070/ 知识分子“见官死” | 108/ 花痴易实甫 |
| 074/ 穷死不要“特别费” | 110/ 天地康轻师 |
| 078/ 一样婚配三样情 | 114/ 太炎先生挨屁屁 |

118/	眼力与笔力	154/	夏丐尊自虐与虐他
121/	王闾运的官运	157/	文青季羨林
127/	芙蓉姐姐与辜鸿铭哥哥	162/	校长当如张伯苓
131/	世上已无梁启超	166/	“保姆”弦歌或绝响
133/	知音高境是高义流远	168/	强者哲学PK自由精神
138/	及时雨胡适	174/	傅大炮别号傅老虎
141/	胡适的牌德	177/	水浒英雄傅斯年
144/	胡适老章演反串	181/	肉麻麻的闻一多
148/	舌尖上的黄侃	184/	画家带剑黄宾虹
151/	文凭是识字	188/	独立名格

191/ 道德这么说

200/ 杜鹃声里过花期

也不是批评自己的

204/ 西医误了高梦旦

194/ 文人不言谢

207/ 陆铿的信条

197/ 顾颉刚开坛

后记 把历史写得更好看 213

那些去留学的大师们

华罗庚26岁去英国剑桥大学之前，他已经在清华大学当讲师，不过他的文凭是拿不出手的初中毕业证。也许学校考虑到，一张初中毕业证实在不与大学助教相称吧，所以公派他去留学，他就这样到了剑桥，但是，华罗庚却没有珍惜这个拿博士文凭的绝好机会，他不愿意读博士，只想做个访问者。旁人不解其意，问他这是为什么，他答道：“因为读博士只能读一门功课，而做访问者哪门课程都可以上。我来剑桥，不是为了得学位，而是为了得学问的。”所以，一代数学大师，终其一生，也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。

20世纪，到过东欧、西欧，到过美国、法国，到过剑桥、哈佛的大师们其实还有很多，当然有许多像胡适一样拿过巍峨博士帽子回来的，但也有许多像华罗庚一样，费尽千辛万苦，不远万里，远道求学，完全可

以花“公家的票子”，领一顶“私人的帽子”的，却一个文凭也没有拿回来。饱学之士梁宗岱，1924年去法国留学，在此之前，他正在广州岭南大学读大一，这个文凭没有弄到手，他就前往法国了，在法国没待上一两年，他又去了英国，之后又去了德国、意大利，几乎欧洲所有的国家“重点大学”都去了，但是，一个文凭也没有弄到，都是每次快要弄到文凭的时候，他就走了。其求学变成游学，是因为他初到法国，结识了现代派诗人保尔·瓦雷里，保尔对他说，汲取西方文化，要转益多师，不要为虚名去钻某一学科的牛角尖。梁先生就把这话记在心里，并身体力行实践之。

与梁大师持一样看法的是陈寅恪，他说考博士并不难，死读三五年，那帽子就到手了，但是这几年被一个专题束缚住了，那么就没有时间去学习其他知识。所以，他二十几岁来到德国，也是东一棒子，西一榔头，这个大学读一读，那个大学看一看，广采博收，学了好几种语言，到后来，“满脑子”都是知识，“满脑子”上面却是个“光脑壳”，素面朝天，一顶“帽子”也没有。众所周知的鲁迅先生，到日本留学了几年，勉勉强强弄了个专科本本，不愿意再“深造”了；还有如北大校长蔡元培，在国外也是喝了好几年的洋墨水，但是，他没拿硬通货回来，他说：吾人到这里，是来学文化的，不是来拿文凭的。

与那些大师相比，我们也在学习，只是那些大师在国外留学，我们在国内上学，我们都是可以称之为“求学”的，但是，我们称得上求学吗？真是玷污了“求学”两字，与过去那些大师比较，我们与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？过去的大师求的是学问，不是学位；求的是文化，不是文凭；求的是本事，不是本子；求的是炼金，不是镀金。我们呢，恰恰相反，我们求的是学位，不是学问；求的是文凭，不是文化；求的是本子，不是本事；求的是镀金，不是炼金。

当年武大没教授

苏雪林本来是在安徽大学当教授的，月薪两百元，名号好，工资高，苏雪林挺满意的，打算在这里安富乐教，但期间发生了一件事，让她无比伤心。当年的安大学风不太好，管理比较松弛，男生可以随意到女生宿舍去串门，经常闹到半夜还不消停。苏雪林除了教授之外还兼任女生指导员，她做事很认真，对这个风化问题很是看不惯，经常去干涉，勒令男生九点前必须离开女生宿舍，这让男生很记恨。有天，苏雪林从外面回家，经过一片小树林，突然一块小石子飞来，打中她前额，血流如注，到医院缝了几针，在额上留下了一个终生没消的疤痕。

恰在这时，武汉大学的校长王世杰向她伸出了橄榄枝，邀请她往武大任教，同时被邀的还有其好友袁昌英、凌叔华，这让苏雪林有点喜出望外，二话不说，卷起铺盖就往武汉赶。可是，到了武汉，却碰到了一件让她觉得比那块小石子更伤心的事，校方送到府上的聘书上写的是特约讲师，在安徽大学当的是教授，到了这里却是讲师？一块小石子打在她额上，只感到身痛，现在一纸轻慢的聘书却击中心房，让她心痛。在苏雪林看来，小石子是学生打的，学生毕竟是受教育者，少不更事，不值得耿耿于怀，而这聘书却是一所大学给的，其中透露的是对她的蔑视与怠慢。

苏雪林的自尊心一直是很强的，当年她还是文学女青年，是美女作家，在一次文人的派对中，她伸出一只手，想跟迎面走来的鲁迅先生相握，而先生只是向她微微点头，没伸手来接应，这让苏雪林怀恨在心，余生皆与先生交恶。这次武大把她给卖了，让她气愤异常，卷起铺盖又想走人。袁昌英知道后，赶紧来解释：“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，最

高职称只是副教授，一个正教授也没有。你这特约讲师，等于是别校的副教授，将来升格为武大副教授，等于别的大学的教授了。”

袁昌英所言不虚，曾被胡适所聘担任中国公学教授的沈从文，在被聘请到武大任教期间，职称跟苏雪林一样，由正教授降为讲师，连降两级；而其时名气甚大而且当了文学院院长的陈源，其职称也只是副教授。苏雪林从头数，还真发现，当年武大人文荟萃，少长咸集，还真没一个正教授。这下使苏雪林安下心来，无话可说。

苏雪林职称虽然比较低，但其薪水却不低，当年武大的讲师月薪是两百元，助教一百二十元，其薪水与在安徽大学持平。同时，苏在武大，只专心当讲师，并不兼“班主任”，工作量少了，工资未少，比较而言，她在武大的教学工资是比安大高的。

在武大这里，当教师的“利”可以给你多开，但当教师的“名”却不能给你乱戴。

“武汉大学为尊重名器，最高职称只是副教授，一个正教授也没有。”这可能让我们这代人很不理解，我们所谓尊重名器，就是使劲地批发名器，我们现在是这么做的：对某大学给的教授指标越多，教师职称越高，就表示对这所学校越重视，越看重，就表示越尊重知识，尊重人才；对某学校给的职称指标越少，越低，就意味着看不起这所学校，就意味着薄待知识分子。当年的武大价值观却是相反，对教授这名号卡得越紧，卡得越死，就是对这名号保持着敬畏，放得越松，放得越多，就是对这名号不当回事，就是把这名号看贱了。

在武大看来，教授是一个崇高称呼，不是市场上的小菜，也不是专卖店的帽子，不是略有点才气，略有点学识，就可以批发的。比方圣贤，两三千年来，能够戴上这名号的，只是一两人而已，教授虽然没圣

贤那么尊，但也很贵的，不能甩卖。世界上许多东西往往是这样：多了，也就滥了；滥了，也就贱了，其反命题是：少了，也就贵了；贵了，也就尊了。当人人都可以叫做大师的时候，把大师当瘪三来看，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。

谁还对教授、大师以及圣贤保持最基本的敬畏呢？多则滥，滥则贱。现在喊人做大师，多半用于讽刺场合了。红灯区的女子都被称为小姐，这小姐还值价吗？

校长握过你的手吗

郑连根先生的大著《昨夜西风》，描述了许多传教士人物，在这本书里，我读到了著名传教士司徒雷登的一则小故事。

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当校长，其办学方针，走的也是包容性发展的路子，尽管他本人是教徒，他开办学校也有传教的目的，但他不搞唯我独昌，并不强求学生与教师信服与皈依宗教。他说：“它（指燕京大学）必须是一所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大学，允许自由地讲授真理，至于信仰和表达信仰的方式则是个人的私事。”由此，一时俊彦，当年名士，都纳进燕京大学，陈寅恪、钱穆、俞平伯、周作人、冯友兰、谢冰心、郑振铎、钱玄同、顾颉刚、费孝通，包括撰著了《西行漫记》的斯诺，都执教鞭，站杏坛，奔赴燕京大学传道授业解惑。

兼容并包，也许是大学最起码的事情，真正的大学都是具备的；司徒雷登感动人的，不是其办学思想有多独特，而是其另外一个细节。据燕京大学的校友说，每到新生开学，我们的司徒校长，不管多忙，都要

在其所居临湖轩小院里，搞一次“校长见面会”。他站在其居所外之松墙边，准备清茶，准备糕点，笑容可掬地招呼大家，与到访的学生一一握手，嘘寒问暖，道辛苦，打恭送祝福。

看到此处，忽然感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。我急忙打开QQ，呼我家公主视频聊天，没头没脑地问：你喝过校长给你喝的茶吗？开学那会儿，我是知道的，没喝过校长之茶，连那白开水都没喝过。我家公主入学，是我送去的，天热，口渴，我到寝室旁边开水房里去打开水，打不到，旁边老生告诉我，得投币才能打水，我只好去学校超市买矿泉水。但后来怎么样，校长有没有请入校学生喝过茶？我就知道了。我这么一问，我家公主在那头怔怔看我，好像看天外来客问人间事。我就说，燕京大学的校长请学子喝茶，你们校长请你喝过没？我家公主在那头坏坏地笑，说：校长请我喝过，不过他请我喝的不是碧螺春，而是西北风。

我再追问：那么，校长与你握过手吗？

我家公主对我说：你怎么问得那么奇怪啊。校长的手，我都没看到过，我只是看到过校长的头——校长在主席台上做报告，只看到校长脑壳在晃动。校长忙呢，一年到头，都难见到校长一面呢！

有多少校长与学生握过手？

是不是大学扩招了，校长握不过来，干脆一个也不握了？是不是校长太忙，忙得与学生见面的时间都没有？

校长在忙些啥呢？是在忙于跑项目，还是在忙于请客吃饭？是在忙于开会，还是在忙于洗脚按摩？是在忙于撰写大学发展大纲，还是在忙于考察祖国大好河山与观赏世界绝色风光？

一个大学校长，也许真是忙的。一所大学，就是一个小社会，方方面面需要打点，日日夜夜需要应酬。我家公主说：我在我们学校电视台里，

经常看到校长与各级领导握手的，他可能也是真没时间，来跟我们握手。

这也许是受中国教育现状的影响吧。校长，一校之长，学校内待得少，大部分时间在学校外跑。处理学校外的事务，比处理学校内的工作，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更多。

校长的手，只跟领导去握了，哪里有时间跟学生握？

这是校长忽视学生的缘由吗？

司徒雷登虽然是美国人，但他其实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。他生在杭州，长在中国，中间回过美国，但生命中多数时光是在中国度过的。他在中国办学，当然也是相当熟悉中国国情的，他不但是传教士、教育家，而且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。他在中国，与党政军等各位要人，与工商学等各界人士，其交往也是非常频繁的。不与“领导”交往，司徒雷登要办教育，哪里办得下去？为了兴办燕京大学，他四处募集建校资金，“拜访了当时中国政界和经济界的众多名流”，也不知道他与大大小小的各界人物，握过多少次手。

司徒雷登不忙吗？估计比当今的大学校长，更忙吧！

再忙，他也要在新学年开学，举办校长与学生招待会，与入学的学生一一握手。

手能不能向学生伸过来，取决于心会不会向学生投过来吧！

冰心先生曾经这样回忆过司徒雷登：“你添一个孩子，害了场病；过一次生日，死去一个亲人。第一封信、短笺是他寄的；第一盆花是他送的；第一个欢迎微笑，第一句真诚的慰语，都是从他那里来的。”

这样的校长，谁不感戴他？1936年6月，燕京大学的师生为司徒雷登举行了盛大的祝寿活动，在北京的，在上海的，在新疆的，在四川的；在天南的，在地北的；在天涯的，在海角的……跋山涉水，长途

奔波。一些偏远地方的，走山路，坐汽车，转火车，来回都要十天半月的吧。他们也都来为“我的老校长”祝寿，并举行了文艺晚会，全场起立，向“我的老校长”行三鞠躬礼。连燕京大学的勤杂员工，都敲锣打鼓送司徒雷登一块匾，上书“有教无类”，表达对司徒雷登的敬意。

现在有几个校长，能得此声望，能获此人心？

看到很多过去的学人回忆其校长，起笔往往是：我的校长蔡元培，我的校长胡适博士……我感觉当一个校长最大的荣光是：其校毕业的学生今后在回忆学校生活的时候，能在校长前面加一个前缀词——我的，或者我们的。

很可能的是，现在很多大学生读了四年书，也许都不知道其校长姓甚名谁吧。

对校长称呼为“我的校长”的，那校长肯定是这所学校的灵魂；那连校长名字都不知道的，那校长很可能只是这所学校的幽灵。

民国教授打分数

隔着时空遐想，若我，或会喜欢听林语堂的课，却不太敢让林教授给我打分数。林教授给学生打分数，据说不阅卷的（连试卷都不出的），只相面。老人家每至期末，拿了一本花名册，讲堂上传牖唱名，叫一个名字，便让这人站起来，林教授便相面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：这个人不简单，嗯，打九十九分；再叫一人名字，比如叫一声刘诚龙，刘诚龙便站起来，林教授正瞧反瞧，侧瞧翻瞧：嗯，这个人太简单，打五十九分。

据说林语堂教授相面给人打分，蛮准确的。“林教授（相面）打下的分数，其公正程度，远超过一般以笔试命题计分的方法，所以在同学们心中，无不佩服。”看相能看出人的命运来，这般神人比较多（神人现在也多呢，上一次街我能看到很多）；看相能够看出忠奸来，这也听说过，相由心生嘛。看相能看出分数来？智力与学识，能从五官配置看出来？林教授的学生都说他相面打分特别准确，这就让我恐惧了——林教授若不准确，倒还好（还有可能歪打正着得高分呢）。若特别准确，便叫我特别恐惧，你不晓得，我长的是一副蠢相呐；你也不晓得，兄弟我大智若愚的呐。

像我这样，经常逃课的，经常迟到的，经常大白天在寝室里呼呼睡大觉的……去做黄侃教授的门下走狗，最是解意。黄教授讲课，蛮幽默的，所谓幽默，不就是开玩笑吗？我读书无数，上课无数，都没见老师给学生开过玩笑，一个个都像正经领导，现在有一个开玩笑的，自然高兴。程千帆回忆黄教授授课，蛮有味：“老师晚年讲课，常常没有一定的教学方案，兴之所至，随意发挥。”这蛮对我的路。我的老师都是有教学方案的，所谓教学方案，都是老师早已搓好的思想绳子，拴牢我们的脑壳，那不是把我们当牛牵吗？我是一条野牛，草莽一头牛，喜欢乱放乱鸣，不喜欢绳子牵鼻子，绳索封嘴巴。

期末了，毕业了，老师要给我们打分数了，有幸遇上黄教授，那是百世修来的福分。黄教授是不给学生打分数的。黄教授在中央大学开设“文学研究法”课程，用《文心雕龙》作课本。他只管讲课，讲课只管聊天侃大山，聊完了，就完了，不布置作业，多好啊。这还不算好，最妙的是，到了期末考试，黄教授不阅考试卷子，也不打分数。打分数这事，是给人划等次嘛，衣分三色，食分五味，一样读书，也要分个